



# 初见《潇湘竹石图》

夏爽

得知东坡先生的真迹《潇湘竹石图》以及书法佳作《洞庭春色赋》和《阳羡贴》在四川博物院展出,便计划要去一睹为快。赶了一夜的火车到达成都时,居然未感到疲倦,一路直奔四川博物院。

四川博物院坐落在成都杜甫草堂东边的浣花南路,进入博物院便看见“高山仰止·回望东坡”八个大字赫然陈列在大门口正中央的位置,旁边是一幅东坡先生的画像,长须长衣,孑然而坐,颇有一番睥睨天下的意味。

因提前预约了进入博物院的门票,很快就进入到展馆内,展馆共有三层,东坡先生的主题文物特展在一楼的一、二、三厅。进入一号展厅,左手边便是东坡先生的一张大事记的时间表,然后依次是他人生每一段经历的单元,从凤翔判到魂归常州,从凤翔凌虚台的故事,到常州藤花馆的故事,每一个单元都有他的事迹简介和创作的文学作品,每一个地方都人头攒动,不少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虽是风尘仆仆的样子,但也都看得津津有味。

终于,在进入一号展厅左边的一个展柜里,我看到了那幅传世之作——《潇湘竹石图》。在昏黄的灯光里,这幅画作穿越了近千年的风雨,安静地展示在世人面前。画卷中几竿翠竹依偎着苍老的大石头,远处有茫茫湘水浓淡相映,竹子和石头相依相偎,昂然向上。画卷长约十米,卷末有款识:轼为莘老作。款识左侧是三个收藏印章,从上到下分别为“邓拓珍藏”“西充白氏”“隆平之章”,右侧是“苏画印”“白隆平”印,接幅上有元明两代二十六人共计三千多字题跋,其中画身上的题跋为:东坡竹石戏墨始见于湘中故家,凌背象轴如旧。越十五年,其家子孙物,故使婢售

于市,偶予见之,岂造物相成于予?躬惜绫轴已剥落矣,竟以石米易之。坡仙笔迹宛然可敬,予不能留意,专为梁台杜聘君德甫献。德甫乃好事博雅君子,故予不惜之。元祥,元统甲戌二月望书。这句话大概的意思是“此画由湖南一族人家收藏250年后,被杨元祥在友人家中发现时,精致装裱保存完好,15年后,这个家族渐趋衰落,其婢女在市场上出售此画,杨元祥感到惊讶,用一石米换了下来,又寻思自己不是收藏此画的合适人家,于是转手给南京梁台的收藏家杜德甫。后来又过了很多年,经多人收藏后辗转到了四川博物院。”

我静静地在画前看了许久,看画上的远山烟水、风雨疏竹、薄雾蹲石,它们似乎都融为了一体,“左右烟水云山,渺无涯际,恰似湘江与潇水相会,遥接洞庭,景色苍茫”,脑海里似乎闪现出了九百多年前那个意气风发的文人,不知是在一种怎样的心境下画下了这幅画赠与好友。画作画于1080年到1085年期间,这期间东坡先生身处黄州,黄州五年,是其事业的低谷、创作的巅峰期,《黄州寒食帖》和《赤壁赋》等作品都创作于此。人在逆境时,对生命和人生的体悟往往更真切,竹与石自古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,竹坚韧挺拔、正直不屈,象征着气节;石坚硬稳固,不假雕琢,象征着真实。北宋的文人,大多是有气节的。东坡先生画竹,画石,又何尝不是在画自己呢?那个因乌台诗案被贬谪的才子,不正是因为像这竹一样正直不屈、像这石一样不善伪装才会被发配到黄州这样的偏远之地吗?可是,即便是被一贬再贬,东坡先生也不曾向权势低头,不曾向现实妥协。“塞上纵归他日马,城东不斗少年鸡”,想必在作这幅画的时候,他内心深处

也是以竹石自喻,赞其品格,颂其气节吧。只是那远方的潇湘之水似乎多了几分苍茫的意味。画卷中展现的是潇、湘二水合流处,遥接洞庭的苍茫景色。

作此画时,东坡先生已渐近知天命之岁,少时的意气风发早已远去,经历了乌台诗案的浩劫,似乎只剩下“纵一苇之所如,凌万顷之茫然”的人生疑惑。“少年侠气,交结五都雄。肝胆洞,毛发耸,立谈中,死生同,一诺千金重。”二十岁才华盖世,又何曾会想到自己以后会无法施展抱负,陷入如此困顿的境地呢?人到中年,自然对人生别有一番感悟和体会,“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。哀吾生之须臾,羡长江之无穷”,这潇湘之水就跟长江之水一样,浩浩乎奔流不息,不断远去。逝者如斯夫,奔流而去的不仅仅是江水,更多的也是无情的岁月和韶华。

“庐山烟雨浙江潮,未至千般恨不消。到得还来别无事,庐山烟雨浙江潮。”突然想到东坡先生这首诗,与这幅《潇湘竹石图》中的意境如此契合。画中一静一动,竹石岿然不动,潇湘之水时时奔流,诗中也是静动结合,庐山巍然屹立,烟雨潮汐变幻万千,画和诗都是作者空寂旷达的心境。观“窄窄画幅”如阅千里江山,亦如经历了作者的半生,春风得意时,尽己所能、治理洪涝、兴修水利、为民纾难;困顿失意时,不改初心、开辟学府、教化育人。

东坡先生的一生,三起三落,跌宕起伏,却仍然以一颗赤子之心面对人生所有的际遇,并将精神力量化作一首首诗词、一幅幅画卷、一篇篇美文流传下来,供后人瞻仰和传唱。愿《潇湘竹石图》久久流传,可以再见。

是那海浪,一声又一声,不急不躁,仿佛亘古以来便是如此。那声音是浑厚的,它充满了我的耳廓,又漫溢出来,湿润了这房间的每一寸空气。我闭着眼,将自己全然交付给这声音,它来了,又退了;它退了,又来了,像一位慈母的手,抱着不肯安睡的孩子。

我起身推开窗,一股带着咸腥气息的风便扑了个满怀,放眼望去,那海是蒙蒙的一片,与天色分不出界限。近处的是浅浅的绿色,漾着些白色的沫子;远处的便是靛青色,再远些,就化入那灰蒙蒙的晨雾里,只剩下一个渺茫的轮廓了。海浪一层一层向岸边涌来,它涌上来时,如一匹平滑的绸缎,闪着些微弱的、鱼鳞似的光,碰到沙滩,便一下碎了,化作跳跃的珍珠,忙不迭地向后退去,在沙上留下一道深色蜿蜒的痕迹,像一句未说完的话。

我看着,心里便生出一种奇异的静。人世里的种种在此刻看来,都如同这沙滩上转瞬即逝的泡沫了,它们忙着聚拢,又忙着消散,以为是个圆满,却不知大海只是在呼吸,并不曾将哪一朵泡沫放在心上。

忽然想起那些和海有关的故事了,那痴心的精卫,衔着碎石,投向这浩渺的烟波,她的执拗,可曾被这千年的涛声磨去了一丝一毫?那出海的徐福,带着童男童女,消失在茫茫的海上。他们的故事轰轰烈烈,悲欢交集,但传到今日,也只剩下书页里几行淡淡的墨迹了,而海浪依旧,朝朝暮暮拍打着虚空,仿佛在讲述,又仿佛在遗忘。

太阳渐渐升起来了,海面的颜色也绚丽起来;那一片单调的灰青,仿佛被一支无形的巨笔,点染上紫的、金的、胭脂红的油彩,光线像无数金色的长针,直直地刺入流动的水体里,又被那起伏的波浪搅碎,成了一片流动的、炫目的光晕,涛声似乎也比先前更欢快了,有早起的海鸥,展开洁白的翅膀,在那光晕里穿梭。

我关上门,将那一片光与声暂且关在外面,心里却是满满的,仿佛也盛着一片小小的海,在那里不息地荡漾着。

## 父亲的破袜

鲁玲

那场大雪是刻在记忆里最厚重的一笔,从清晨到日暮,鹅毛般的雪片簌簌落着,把小城裹成一片苍茫的白,寒风像带了刃,呜呜地刮过窗棂。那时我上初一,放学时积雪已没过脚踝,踩在上面咯吱作响,棉鞋里灌满了冷气,心里只有一个念头:快点回家,等父亲。

推开家门,灶膛里的余火还剩一点微光,屋里静得能听见雪花落在屋顶的声音。我添了些干柴,火苗噼啪地跳起来,照亮了空荡荡的灶房。往常这个时辰,父亲早该回来了,可今天,门外连个人影都没有。我趴在窗台上,手指划过结了冰花的玻璃,一遍遍往风雪里望,担忧像潮水般漫上来,把心泡得发沉。

玉米红薯粥在锅里热了又热,铁壶咕噜咕噜地沸着,蒸汽顶得壶盖哐当轻响,白雾模糊了窗户。直到九点多,门外才传来脚步声,夹杂着积雪被踩碎的声音。我慌忙拉开门,一阵刺骨的寒风裹着雪片涌进来,父亲佝偻着身子站在门口,棉袄、帽子、眉毛上全积着厚厚的雪,他的脸冻得发紫,嘴唇干裂,眼神里满是疲惫,看到我才勉强挤出一丝笑:“玲娃儿,等急了吧?雪太大,路太滑,不好走。”

我鼻子一酸,赶紧帮他拍掉身上的雪。父亲脱下那双穿了好几年的解放鞋,鞋帮磨得发白,鞋底薄得像一张纸,鞋尖还嵌着冻硬的泥浆。他往椅子上一坐,身子晃了晃,显然是累极了。“爸,我给你打洗脚水。”我转身往灶台跑,胸口像被什么堵着,闷得发慌。

我将开水兑了凉水,用手背试了试水温,端着水盆走到父亲面前,他伸出粗糙的手,慢慢解开鞋带,脱下鞋子,一股混合着雪水、泥土和汗味的寒气扑面而来,接着是那双灰色的粗布袜子,紧紧贴在脚上,袜子褪到脚尖的那一刻,我看到他袜底早已被磨光,露出黝黑粗糙的脚掌,脚后跟的裂口深得能看见红肉,泥垢嵌在裂口里,像一道道狰狞的伤疤,几个脚趾从破洞里挤出来,趾尖冻得通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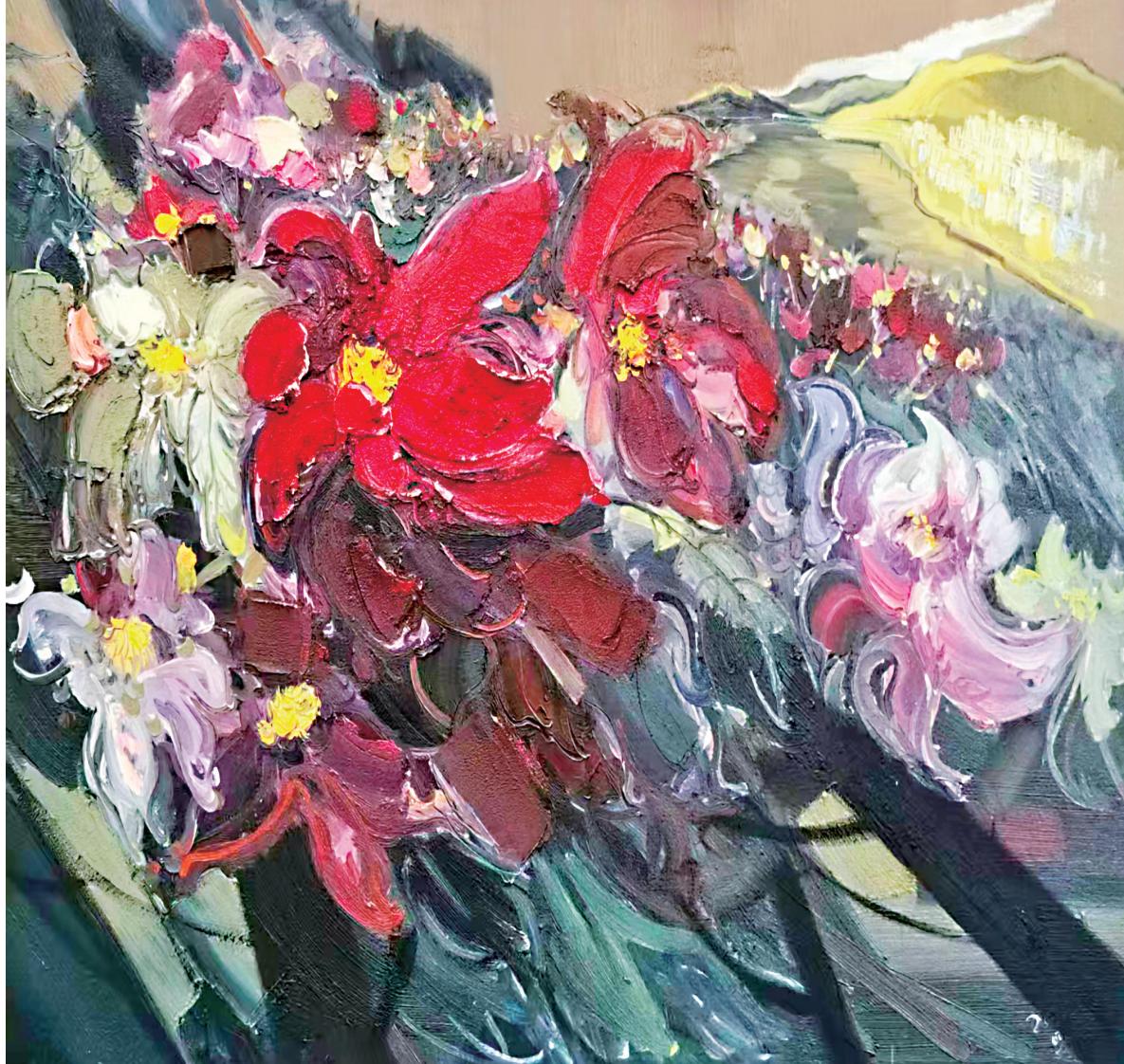
“爸……”我哽咽着说不出话,心里像被无数根针扎着。父亲有些不好意思,慌忙把脚往水盆里放,脚掌浸入热水的瞬间,他下意识地缩了一下。“没事儿,娃,干活穿,破了正常。”他的声音很轻,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愧疚,“省着点钱,还要给你攒下学期的报名费。”

我蹲在地上,轻轻握住父亲的脚,那双脚粗糙得像老树皮,布满了厚厚的老茧。我一点点揉搓着,从脚尖到脚跟,父亲眼角的皱纹里盛满了暖意,可我分明感觉到,他的脚在我掌心微微颤抖。灶火偶尔噼啪一声,风雪声渐渐柔和下来。

那一夜,我在父亲身边立下誓言:等我长大,一定让他告别破袜与风雪之苦,安享晚年。三十多年来,誓言在陪伴中落地。前几天回家给父亲洗脚,他起初推辞,可当我的手握住他的脚,他便像孩子般安静,眼角皱纹里满是笑意。热水氤氲中,那个雪夜父亲晚归的身影清晰浮现。

## 多彩小镇

卢慧君



繁花

黄海林 作

瀛湖

第1470期

## 雪暖我心

伍齐厚

手臂,脊梁融化了风雪。

梁上吃水要到山下水井去挑。十一岁那年,我挑水归途中,脚踩暗冰重重摔倒,水桶滚落山坡,脚腕剧痛难忍。我拄着扁担当拐杖,跛着脚走回家,母亲见状瞬间红了眼眶。大哥伍齐政踏雪请来乡医,以土法为我疗伤,月余康复后,我常忆起那口井:它不仅是生命之源,也教会我严寒中亦有温暖,跌倒后仍需爬起。

大雪封山时,恰是孩童欢腾之日。我们打雪仗、堆雪人,草垛后埋伏偷袭,雪球飞溅中笑声震谷。我们用灶烟涂雪人黑眸,胡萝卜作鼻,破草帽旧围巾一戴,雪人便活灵活现。大年初二走亲戚,翻梁过沟去景家庄幺姨家,雪地上动物足迹如密语,偶遇黄鼠狼作揖。给幺姨拜完年后,我说:“今儿个看见黄鼠狼作揖,像拜年那样。”幺姨说:“黄鼠狼给鸡拜年,没安好心!与人无关。”哦,原来是这样的。这雪,是苦寒中的糖,让岁月泛起甜意。

在伍家梁生活几十年,雪让我艰难的同时,也净化空气,冻死了害虫,更磨炼了我的意志。工作中面对困难时,我总会想起踏雪上学、砍柴挑水的日子,与那些岁月相比,眼前的困难算得了啥?雪水渗入土地,为春积蓄能量;雪光映照心灵,教我坚韧处世。

1980年离开伍家梁那日,雪花依旧纷飞,我站在梁上,回望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地方,心中充满不舍。曾经的足迹被雪覆盖,却盖不住心底的温度。雪是冷的,却温暖了记忆;雪是短暂的,却永恒于心,雪暖我心,这不仅是一个标题,更是我人生的真实写照。

窗外,雪还在下着。我关上窗,回到书房,拿起笔,记录下这段回忆。谨以此文,献给伍家梁的雪,献给那段青春岁月,献给所有在风雪中前行的人们。

岚皋县大道河镇,像是养在深闺的丰腴女子,曼妙多姿,一踏入这里,便撞进了氤氲着岚雾,弥漫着果香的世界,不由放慢了脚步,细细地观摩,默默地聆听。在这里,没有都市的喧嚣拥挤,只见碧波绕镇、彩屋枕江,往来船只载着游人,或装满山货,或摆渡车辆,或运送牛羊,在汉江的波光里缓缓穿行。霞光映照,烟火与诗意便在这江河岁月里静静流淌,将自然之灵、农耕之趣与文旅之韵,揉成了一幅可游、可居、可品的水乡画卷。

小镇的底色,是建筑的多彩浪漫。错落有致的房屋依山傍水,从江岸逶迤爬上山腰,红、黄、蓝、粉、绿等颜色精心调和成房屋外衣,曲折蜿蜒的多彩台阶从山腰垂挂到江边。穿行其中,随处可见房前屋后的栅栏上,缠绕的爬藤月季在初冬时节依然繁花点点,与路边繁茂的野菊花交相辉映,晃耀着人眼。偶尔有小曲儿声从小巷深处传来,和着汉江的霞蔚与柑橘的清香,仿佛闯入了安徒生笔下的秘境,似乎每一个角落都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。

脚下的汉江,是小镇流动的血脉,滋养着大道河岸的生灵。澄澈的江水碧波荡漾,映着蓝天白云,往来穿梭的船只,是村民与外界连接的纽带。观光游船载着游人缓缓前行,船头划破碧波,游人的欢声笑语与江水潺潺声交织。

每到秋冬时节,漫山遍野的柑橘林绚烂成海。金黄的果实挂满枝头,像一盏盏小灯笼,点亮了山野,也点亮了村民的心。时维小雪,恰逢大道河镇柑橘采摘节,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,前来观光旅游、体验采摘鲜果的乐趣。果农们提着竹篮,在林园里穿梭忙碌,饱满多汁的柑橘在他们指尖跳舞。一箩筐一箩筐、一背篓一背篓的金钱橘、砂糖橘,一个个泛着油亮的光泽,空气中弥漫着清冽甘甜的香味儿。我知道那不仅是丰收的味道,更是小镇的味道。

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,观光游人兴致不减,妇人孺子大呼小叫,忙得一群摄影师不停变换位置调整角度,生怕错过某个精彩瞬间。我剥开一个柑橘,掰一瓣丢进嘴里,清甜的汁水便在舌尖迸发,满口生津,好不惬意。我看着眼球硕大的柑橘,觉得这个很美,那个也不错,不知不觉摘了两大袋。称秤、扫码付款,忙而有序。离开时,游客一个个大包小包,满脸开心;橘园的主人,满脸洋溢着收获的喜悦。

每到柑橘丰收季,小镇的长桌宴便热闹开张。四十余张八仙桌沿街一字儿铺开,洁白的桌布上,摆满了地道的美食与特产:油炸汉江小鱼酥脆爽口、干竹笋烟熏鸡香四溢、合渣口感独特、米糕香甜软糯、烤鱼外焦里嫩,配着自家的豆腐、魔芋,在文火慢煎下香味浓郁。

小镇的大街小巷中,山货铺子随处可见,竹编的筐子里,摆满了新鲜的柑橘、晾干的陈皮、橘酿的果酒,还有汉江鱼晒成的鱼干、手工制作的豆腐干、豆腐乳、豆瓣酱、腊肉等,无不散发着诱人的味道。这些土特产,是村民们辛勤的汗水,智慧的结晶,也是小镇闪亮的名片。它们承载着汉江的博爱与小镇的温情,走出小镇,走向城市家庭的餐桌,特别是陈皮,已搭乘中欧班列,驶向了欧洲。我买了一盒豆瓣酱,石老师买了一件豆腐乳,都带走了一份大道河的味道。

去一次大道河小镇,看彩屋映江、船只往来,赴一场长桌宴的烟火之约,寻一份心灵的安宁与惬意,感受人与自然诗意共生,不虚此行。

海浪声声  
何万鑫